

食味人心

故乡的杨梅

(行到水穷处,坐着云起时) 陈向阳

故乡的杨梅红了。周末回一趟老家,车上路上,看遍布山野的杨梅树,沉沉的果子,被雨后暖暖的阳光晒着,闪着醉人的光芒。路边的老农,红红的脸膛,空空的篓筐和鼓鼓的腰包,一并告诉我,又是一年杨梅红。

我的老家在天台大雷山下,背靠莽莽青山,山间一片片的杨梅林,纵横几十里。山坡上,梯田里,山山叠叠,藏不住果实的诱惑,星星点点的杨梅,缀满枝头,香飘千里,让人神往,令人陶醉。

杨梅树是从生的果树,一蓬蓬一簇簇,叶子多而密,杨梅结在叶柄上。青绿的是生杨梅,吃起来涩而寡味。成熟的杨梅有红紫两色,颗大如橄榄,肉在核上,甜甜蜜蜜。站在树下,你随手便可轻轻摘下一颗,放进嘴里,只那么轻轻一咬,便满口汁液。甜,但不腻味,且带着些许酸味。清爽甘甜,似清泉,胜甘露,止渴又润喉。津液生甘,满口余香。

家乡的山杨梅,是我那丢不掉忘不却的童稚之梦,也牵动了我不绝如缕的乡愁……小时候嘴馋,往往杨梅微微泛红还未上色,就忍耐

不住拉上几个小伙伴,偷偷地溜出去。背上一个扁扁的竹箩筐,箩底铺上青松毛。踏上弯弯的山道,走进密密的树林。穿梭在树的海洋,梅的世界。听小鸟在鸣叫,风吹树叶发出“刷刷”的声音。望着绿蒙蒙的树丛,你的眼里是会有一抹惊喜,更有几分感叹。小小的身子猴子一般轻盈,淹没于满坡的果树枝头,半天后拿出来,个个嚼得嘴巴酸酸的。可是还未尽意,甩开衣襟,拣稍红一点的,包了满满一杯,回来后分给大家吃,用细绳儿系住果子,滤去汁液,专吃果肉,一点儿也不酸,可是到了晚间吃饭时,母亲烧起诱人的油豆腐,我们也咬不动了。

杨梅丰收,往往吃不完。山民就拿到市场上去卖,给逛街的人们,让他们最早品尝。这山里的鲜果,也吸引了外地人前来收购,现摘现卖,摘下的杨梅装成筐,送上车,运往全国各地,进入千家万户。甜蜜的背后是果农们的忙碌和辛苦。

无雨的夜晚,你能见到一盏盏圆圆溜溜高挂树梢的灯,灯光柔和,给宁静的乡村之夜增添了几分祥和。这时候,在老家,土灶上,烧一锅

白开水,做一锅糖煮杨梅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一碗酸酸甜甜的杨梅汤,真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。

杨梅季节,原来冷清的山里不再冷清。走亲戚的人多起来了,一篮一篮的杨梅就是最佳的礼物。大雷山下有一个潘岙杨村,这个村有一个流传已久的“因节”,每逢农历五月十三,村里嫁出去的因特别开心,她们穿着新衣裳,牵团带团回到娘家,欢度属于自己的节日。出门在外的也仿佛闻到了家乡的杨梅味,急急地往回赶,杨梅的甜蜜,家的温馨,往日的辛苦劳碌便烟消云散。节日重新激起他们对新生活的渴望,增添了闯荡世界的勇气……东家西家,姐妹妯娌,这时候吃得最多的是杨梅,谈得最多的也是杨梅。熟人见了面,欢欢喜喜地,总不忘打声招呼:来吃杨梅啊。其实亲戚都住得不远,当地每座山都盛产杨梅,赠送也就变成了交换。

杨梅收获的季节很短,一般旺季仅十天半个月,超过成熟期,它就会泛水,软烂,没法吃了。它的成熟来势汹汹,刹那间红遍山野。这在以前常常令我想起山里的女人,那短

促的青春,短暂的美丽,就像柔韧的杨梅树,只有在杨梅季节,才高挂起一串串结实累累的成熟果实。开花一次,成熟一回,匆匆间即被沉重的生活给消耗殆尽,不见红颜。可如今,这火红的杨梅却常让我想起乡亲们越过越红火的生活,珍珠玛瑙似的杨梅,点缀装饰着美丽山乡。杨梅吃不完,还可以制作成“杨梅烧”“杨梅罐头”,增加村民的收入。故乡的杨梅,只有在乡村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,才消失了涩味酸味,变得有滋有味起来。

常有许多城里的朋友问我,杨梅树是啥模样的?是不是像草莓一样小小的草本植物。我听了放声大笑,继而说,去看看,杨梅树很高很大呢。于是,几位朋友欣然前往,回来果然说那木比想象中的魁梧。他们去的那天恰好又是细雨迷蒙,杨梅树楚楚动人,梅子一如含泪的眸子,雨水为红润润的杨梅涂上晶莹的色泽,清纯可爱,俏隐在密密层层的山中雨中,水洗过一般地清,蜜一般地甜,让他们大开眼界大饱口福,说得我很自豪:“日啖杨梅三百颗,不辞长作山里人。”

故人故事

小梅和中药

钱国丹 (一级作家,有趣的老太太)

我说的中药,是从那些花儿叶儿茎儿和根儿里煎熬出来的,黑黑乎乎的药汁,中药当然是苦的。有的苦里带点香味,有的苦里带点臭味,有的苦里带点甜味,有的又苦又涩又臭又腥,让你难受得把眼睛嘴巴鼻子缩成一团。

近年来我很忙,没日没夜地忙,没工夫也没兴致去搭理什么病;可病们却没皮没脸地找上门来,以至在公共场合出我的洋相,有一次竟一头栽倒人事不省。醒来的第一个感觉是羞愧,面对那么多围观的人,我非常羞愧;第二个感觉是疼痛,身上好几处都痛,而后脑已肿了一个大包。被人扶起之后,我痛下决心少干活计,认真看病。于是隔三岔五地找中医,然后喝起那些苦药汤汁来。接着又认为有奢侈一下的必要,就给自己请了个小保姆——写作这头没法子搁下,家务的担子总可以找人代劳了。

小保姆叫小梅,十六岁。黄黄的脸上带着几分稚气,几分傻气。将她移交给我的是她的母亲,她妈也就四十来岁模样,在附近小区帮人带娃。那天,她一手抱着主人家的娃,一手拉着小梅,敲响了我的家门。

小梅妈一边抹泪,一边向我控诉小梅爹的种种劣迹,比如他从来不出门打工。我问,他不打工靠什么生活?小梅妈答,靠赊账过日子啊。村里有间小超市,他一年到头地赊账。年关我刚一回家,超市老板就拿着账本催我还债来了。

她擦干了泪水,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小梅在我家好好干活,要像听她话一般地听我的话,更要学会养活自己。

就这样,我留下这个黄毛丫头。“妈!”

这是小梅头一声喊我。当时她在厨房,我在卧室。我怔了怔,心里一动,继而细辨那喊声,虽然怯生生的,却也情真真的。看来,她是将她的一切,至少在我家这段时间里的一切,都托付给我了。

然而我却不能接受这个“妈”。这有点乘人之难占人便宜之嫌;况且我生的全是儿子,外人听见恐怕会误以为是我的儿媳。于是我便纠正她喊“阿姨”,喊我的丈夫为“叔叔”。

小梅头一天煮饭,我示范她淘米,然后把米和水放进高压锅,调好了温度后就回到我的电脑前打字了。一会儿,高压锅的嗤嗤喷气声伴随着小梅惊惶的尖叫。我跑出去一看,只见小梅双跟发直双手发抖。一问,她不但没在高压锅里做过手饭,而且没有在任何器皿里做过任何饭。我问:你在家都干什么呀?她答:玩呀!我问:一天到晚都玩?她答:都玩。我又问:一年到头都玩?她答:都玩!

面对这个只知道玩的小丫头,我不知是气还是怜。于是我手把手地教她烧饭做菜。第一顿,她把鸡蛋煎焦了,第二顿,她把豆子烧得半生半熟的,第三顿的白煮肉,勉强可吃了。当然也得辅导她煎药。头一回她将一包中药煎成了粘在罐底的炭,任怎样挖洗也挖洗不干净了,我只得拿出一口砂锅当药罐。汤药滚了滚得厉害,小梅慌忙用毛巾包着砂锅,扔在湿淋淋的灶台上,砂锅底一着水,砰的一声炸裂了。我只得一口气买了三个新药罐,以备它们前仆后继。不过从此开始,小梅煎药也显得像模像样了。

小梅能干成功一件事,我就说“谢谢”。小梅先是受宠若惊,后来便笑,没几天就成了个一天到晚咯咯咯笑个不停,“笑星”了。有时我也会习惯性地扫扫她,笑抹桌子,她一巴掌甩了过去道:我来我来——要不,你雇保姆干什么?

小梅白了,红润了,女孩子的娇态也随之而来了:她一会儿趴在叔叔的耳边叽叽喳喳,一会儿搂住我的肩膀又摇晃;一会儿又对着大镜子嚷嚷,阿姨,快来看呀,到了你家我怎么变成双眼皮了?有一回,电视里在播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,我和一位客人坐在沙发上聊天,不知怎么一来,她竟当着客人的面来了个大劈腿,继而笑倒在地半天不起来。

我得常常提醒她给我煎药。我吃中药的习惯是一天一帖,连吃三五天。遇上我情绪好,我也会逗逗小梅,对着她端上来的满满一碗,袅袅冒气的苦汁,我撇撇嘴哈气皱眉作痛苦状。

小梅的脸便褪尽了笑意。“这药很苦吗?”她问。

“很苦。”

“恶心吗?”

“直想吐。”

“不喝不行吗?”

“当然不行。”

小梅便怔在那里,半晌一动不动。

第二天,端上来的汤药明显变少,可并不见浓度增加;第三天,那药汁只有一茶盅了,奇怪的是也没见浓度增加;第四天,干脆只有一酒盅了。

“怎么这样少呀?”我疑惑地问。

“我替给你喝下去了!”小梅亮亮地回答,圆圆的红脸上,充满了见义勇为的满足与骄傲。



茶言观展

龙门湖

林慧 摄

龙门湖生态湿地公园,位于温岭经济开发区,是一个集都市农田、湿地净化、鸟类栖息、环湖绿道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湿地公园。

环转龙门湖一周,就会被这里美丽的景色深深吸引。粼粼碧波之上,清风徐来,芦苇摇曳,到处有白鹭、灰鹭、野鸭在嬉戏觅食。傍晚,许多人都在这里散步、纳凉。

人与自然和谐相处,是龙门湖最美好的画面。——台州市摄影家协会供稿



秦观的处州往事

醉卧古藤阴下

(古典主义) 松庐

再来看看秦观往后的人生历程吧。

绍圣三年岁末,至郴州贬所。除夕作《阮郎归·湘天风雨破寒初》,下阕云:“乡梦断,旅魂孤,岫峰岁又除。衡阳犹有雁传书,郴阳和雁无。”

绍圣四年春,作《踏莎行·雾失楼台》,末结为“郴江幸自绕郴山,为谁流下潇湘去”。同年冬,诏命编管横州,作七言古诗《自警》,次联为“休言七十古稀有,最苦如今难半百”。

元符元年春,自郴州徙横州,自悔为官误身,作《反初》诗。九月,诏特除名,永不录用,移送雷州编管。

元符二年,自横州徙雷州,当时苏轼在琼州昌化军(今海南儋县),两人隔海相望,时通音讯。

元符三年,秦观在雷州,自觉不久于人世,乃效仿陶渊明自作《挽词》:“亦无挽歌者,空有挽歌辞。”

想不到就在此时,命运之神又与秦观开起了玩笑。元符三年元月,年仅二十三岁的宋哲宗驾崩,其弟端王赵佶继位,是为徽宗。五月,朝廷大赦。六月,苏轼内移廉州,途经雷州,两人时隔六年重逢于海康。秦观作《江城子》:

南来飞燕北归鸿。偶相逢,惨愁容。绿鬓朱颜,重见两衰翁。别后悠悠君莫问,无限事,不言中。

小槽春酒滴珠红。莫匆匆,满金钟。饮散落花流水,各西东。后会不知何处是,烟浪远,暮云重。真的是百感交集!此刻纵有千言万语,都只付浊酒一杯。七月,诏

命复秦观为宣德郎,放还横州。

八月十二日,行至藤州(今广西藤县)。《宋史》本传记载了秦观的最后传奇:“徽宗立,复宣德郎,放还至藤州,出华光亭,为客道梦中长短句。索水欲饮,水至,笑视之而卒。”

这个梦中长短句,就是当日作于处州的那首《好事近·梦中作》:“醉卧古藤阴下,了知南北。”这才是真正的诗谶啊!

苏轼闻之,叹曰:“少游遂死于道路。哀哉!痛哉!世岂复有斯人乎?”(《与李端叔书》)黄庭坚“览其遗墨”,追和《千秋岁》作为挽词:

苑边花外。记得同朝退。飞骑轧,鸣珂碎。齐歌云绕扇,赵舞风回带。严鼓断,杯盘狼藉犹相对。

酒泪谁能会。醉卧藤阴盖。人已去,词空在。兔园高宴悄,虎观英游改。重感慨,波涛万顷珠沈海。

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谓“今代词手,惟秦七、黄九尔”。这首词,既是对两位词手几十年深厚交谊的总结,也是对秦观这位“古之伤心人”的最后抚慰。一年后,苏轼在北归途中病死于常州。

七百年后,到了清嘉庆年间,处州姜山出土宋代酒瓶若干,疑为秦观旧物。面对故址废墟,精研阴阳术数的青田学者端木国瑚赋诗感怀:“小麓荒草埋吟屐,隔代苍苔出酒瓶。太息藤州人去后,难将风月问园丁。”

这也就是秦观与处州割舍不断的隔世情缘吧!

晚上安排在村主任家吃饭。村主任应是中年汉子,说话慢悠悠,脸上笑咪咪,感觉很和善。

村主任全家动员,准备了满满一桌子傣家特色的饭菜。数不清的美食,想吃或不敢吃的风味。印象最深的是菠萝饭,揭开盖子,大菠萝里盛的八宝饭,有菠萝的清香。

人在年轻时总想走没去过的地方,领略不一样的风情;老了相反,想走曾经走过的地方,会会老朋友,看看新变化。刚好有朋友约我陪他走口岸,便有了第三次到打洛的机会。

为避开旅游高峰,我们是在今年春节后去的西双版纳。到打洛,朋友老贾自告奋勇要陪我们去打洛,他从1991年学校毕业分到打洛,2009年离开,整整在打洛工作18年。

第二天,老贾一开边车,一边给我们介绍打洛的情况。他说打洛设口岸历史悠久,1896年思茅海关在打洛设卡,1930年打洛就有海关,1950年解放后军代表接管。老贾滔滔不绝,妻在一旁提醒,你专心当导游好了,我来开车。

经过一个“动混”的镇子,我们议论这名字不好听。老贾说这是傣语“河道拐弯的地方”,用手一指地形,真是这样。他介绍,打洛在傣语中“打”是渡口,“洛”是杂居,合起来是“多民族混合居住的渡口”,生活着傣族、布朗族、哈尼族、拉祜族等少数民族,多数是傣族。

车到打洛,我们直奔口岸。首先看到的是新建的联防渡口,庄严的国徽下,“中国打洛”四个字很醒目。大楼中间通行车辆,两边是旅客进出境

大厅,正面广场上有缩小版的天安门国旗台,五星红旗高高飘扬。通行的车辆中,小车和客车很少,基本是加长的大货车。入境拉的大多是一箱箱水果,出境以日常百货及生活用品为主。取消了出境一日游业务,进出的旅客不多,大多是边民和经商者。

走到218号界碑,能清楚地看到缅甸的国门。国门的造型像僧侣头上的帽子,前面塑有两头白象,在旅客通行的两边,用中缅文写着“缅甸”两字。翻出25年前的照片对比,国门还是老样子。当年我们就是从这里出境的。有意思的是我们国内公路很宽阔,到了缅甸公路很窄小,似乎高速公路连接了乡道。

到打洛不能不看独树成林,这种景观只会出现在亚热带生长的大叶榕,大叶榕是靠枝干长出的“气生根”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和养分生长的。这棵大叶榕树龄900多年,树高30多米,左右两侧主枝上有36条大小不等的“气生根”垂直而下,扎入泥土,形成根盘根,枝连枝的整体,宛如一片小小的森林。

独树成林本是棵树,现在建成了独树成林风景区,利用曼曼山的原始森林,新辟了动物园、橡胶园、情人谷、远征军抗日作战遗址、山顶看缅甸大金塔、国境线探秘等景点,买票坐景区电瓶车游览。人造景点不感兴趣,直奔独树成林,花50元门票看棵树不爽,想想国内很多景点也是捆绑式消费,为当地增加收入,解决就业,也是好事。

老贾把吃饭安排在岩应村主任家,他俩是朋友。老贾说这个村叫动

景来,塔语中“动”是寨子,“景来”是龙的影子,传说当年天子追赶金鹿到此,村子很有历史。打洛江从寨子西侧流过,形成天然国境线,号称“中缅边境第一寨”,现在是旅游打卡地。

我们到村主任家是下午一点半,丰盛的饭菜摆在桌上,又是村主任陪同,坐下就吃。饭后游览傣家寨子,寨子不大,120户,580多人,每家每户都有一座独立的傣楼,自成院落,一楼放杂物或停汽车,二楼住人。村里有佛寺、塔林以及千年菩提树,东北角有标有229号的中缅界碑,到寨里去的人这里必去。利用一小块空地,村民穿着民族服装,围着界碑跳傣族舞,邀请游客参与。在高高围网旁,想到对面国家政局不稳,你自然会觉得老百姓的安详和幸福离不开国家的和平、稳定和富强。

寨里的人都很淳朴,见面能主动招呼或示以微笑,充满了善意。村民保留了祖先流传下来的纺织、打铁、制陶、榨糖、酿酒等工艺。在靠近路边的地方售卖自家的工艺品、药材或水果,不管买不买,只要你停下脚步,都会热情招呼。老贾带我们去看望一位酿酒的“老波淘”(大爷),他俩30多年前就认识,老人93岁了,个子不高,腰杆笔直,白衣白裤白鞋子,戴一顶白色的礼帽,显得很有精神。我们参观他传统的酿酒作坊,品尝自酿的美酒,售卖的酒就灌在矿泉水瓶里,没有商标,喝着感觉不错。老贾买了不少放有蜂蜜的养生酒,他说老人不容易,难得来一趟,多买点带回去。

艺文旅志

有个地方叫打洛

(穿了一辈子制服) 金时锋

知道打洛的人不多,去过的人更少。这是一个边境小镇,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西南部,是云南省三个与缅甸接壤的口岸之一(瑞丽姐告口岸、腾冲猴桥口岸),常住人口不足两万。

第一次走进打洛,就像是父母包办的婚姻,尽管不情愿,但不好拒绝。

1999年7月确定转业,继任者很快到位,我的任命迟迟没来,在空档期与其等得焦急,不如出去旅游,第一站选择西双版纳。从植物园、傣家园、曼听公园到野象谷,望天树,游兴很浓。陪同的朋友建议去一下边境打洛,那时对打洛很陌生,说有125公里,路况不是很好,内心打退堂鼓,朋友面子不好拒绝,采纳了。

去打洛那天,早上走晚上回,来回坐车七小时,游玩加吃饭四小时,很辛苦。第一次看到了国门和界碑,第一次认识神秘的国境线没有村里的那条小水沟,第一次看到了独树成林的景观,第一次走出了国门。那时旅游刚兴起,跨境游是个卖点,照个相,交点钱,办个通行证就可出境一日游。时间关系我们只是出去转了一圈佛塔,逛了会商店,吃顿饭就回来了。没走多远,毕竟走出了国门,感觉不错。

第二次到打洛是因工作而去。

2014年,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,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。我作为系统内西南督导组组长到了昆明。打洛有个下属单位,住下来找科级以上干部谈话,听取意见。对督导组的纪律要求很严,任何景点不能去,只是走了一个边境的傣族村寨,